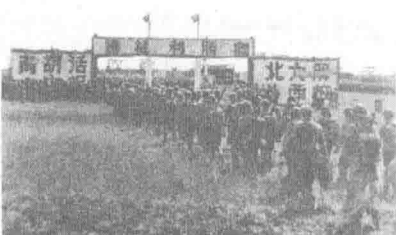


挥师西进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实行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兼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7个军、两个直属骑兵师，共约15.5万人。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令，解放军向江南大进军，百万雄师渡长江，开始了向东南、中南的进军，谱写了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开始从东北、华北等地向西北开进，准备消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军阀，解放大西北。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一举攻克山西重镇太原，全歼号称“固若金汤”的“山西王”阎锡山部8.4万余人，活捉敌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彻底结束了阎锡山集团在山西称王称霸长达38年的反动



▶ 第十九兵团召开进军大西北动员大会

统治。

4月25日，原属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两个兵团约17万人。毛泽东主席致电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和彭德怀：“第十八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这样整个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达到近33万人。而此时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部尚有13个军33个师约18万人，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还有兵力20多万人。

这样，从兵力上看，蒋军不仅在人数上占优势，在整体装备上也远远超过解放军。

解放大西北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的一页也揭开了。

祖国大西北乃至全国的形势将要发生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1949年5月4日~6月17日，第一野战军结束陕中战役，解放陕西省省会西安和东部地区，打开了大西北的门户。西安，位居西北要地，是十三朝古都。胡宗南曾在此苦心经营13年，是其驻守西北的战略核心，也是蒋介石攻击延安的大本营。

此时，身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马步芳自然明白，唇亡齿寒，西安一丢，自己就步入穷途末路了。

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马步芳在办公室来回踱步，坐立不安，神

情沮丧。他无奈中心生一计，对副官喊道：“向蒋总统发一份加急电报，表达我们的决心：只要胡宗南部不离开陕西，马鸿逵不离开现驻地，我们保证全力以赴对解放军实施反击，夺回西安，保住陕西……”

马步芳实在是于心不甘啊。

13年前，他盘踞青海，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在河西走廊，将西路红军打败，3个军基本全军覆没。他怎么也不相信，当年的红军为什么如今会如此强大，使自己这么狼狈不堪。

蒋介石公馆。

来回转圈的蒋介石手捧马步芳发来的电报，不禁苦笑两声。马步芳的小算盘自然瞒不了他的眼睛，马步芳无非是想拖住胡宗南，不致自己太孤立。蒋介石摇着手里的电报，冷笑道：

“这个马步芳，哪里是想保住西安，他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

可是，此时此刻的蒋介石只能捏住手中的这几个棋子，再赌一把。

他手一招，立刻有个副官进来，举手敬礼，恭立一侧。

蒋介石也不看副官，声音低沉地说道：

“给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发报，暂停撤退，精诚合作，夺回西安……”

其实，所有的当事人都知道，这一切只能是苟延残喘。

蒋介石的电令不能不从。

于是，马步芳上蹿下跳，发号施令。马鸿逵也只好向西安方向进兵。胡宗南部也暂时取消了原来准备向陕南撤退的计划。岂不知，马步芳的这一步棋，正好给彭德怀挥师西进提供了一次绝好的用武之地。

彭德怀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实施扶眉战役，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钳马打胡”。

7月10~14日，第一野战军在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到达关中



后，统一部署，齐心协力，于陕西扶眉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嫡系、半美式装备的胡宗南主力部队4个军4.3万余人。这一战役意义十分重大，不仅对胡宗南部以致命性的沉重打击，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将横行西北多年的胡马联盟一刀割断，为各个击破敌人打下了基础。近年来，胡马在西北总是联手行动。遇到解放军，一打就退，保存实力。退到一定位置后，再联手实施反扑。

扶眉战役后，青马和宁马立即向后退去。

对扶眉战役最痛悔莫及的当数“西北王”胡宗南了，因为这一战，使他的主力大伤元气，甚至难以恢复。

胡宗南，生于1896年，上将军衔。浙江镇海（今宁波市）人，黄埔一期高材生，一向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当年曾担任进攻占领延安的急先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曾几何时，如今竟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如此境况，如何去见校长。

胡宗南垂头丧气，只得率部向秦岭山区退去，继而向西南靠拢，伺机东山再起。其实，这正是他当初的设想。如今再走上这条路，却是在丢失主力4个军之后，岂可同日而语。

扶眉战役是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后取得的第一个空前的胜利。

第一野战军总指挥部。一向面容严肃的彭德怀也情不自禁地满面笑容，大声说道：“好啊，这才叫打了个大胜仗啊！”

平山西北坡。毛泽东站在地图前，分外高兴，随后对参谋说道：“致电第一野战军彭老总：‘打胡胜利极大，甚慰。’”

扶眉战役的胜利，敲响了胡马反动力量的丧钟。

二马分道

扶眉战役之后，青宁二马，退往陇东平凉地区。

无论是马步芳还是马鸿逵都知道，不能再退了。如果再退下去，解放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兰州、银川和西宁了。真的到了那时候，自己的末日大概也就不远了。可是如果就地与解放军对抗，则可能像胡宗南的那4个军一样，被解放军包围吃掉。那样一来，就真的连自己的老家也回不去了。

进，还是退？马步芳与马鸿逵一样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作为全军的统帅，也正在筹划着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7月19日，他在反复思考之后，又和朱德、周恩来等商定，对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发出了一份电报：

以3个兵团追歼两马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4个至5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但不可占褒城），迫使南山敌人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4至5个师西进助战。

毛泽东真正是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

纵观人民解放军重大军事战略战役行动，哪一次毛泽东不是胸怀全局，指挥若定！

彭德怀立即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仔细研究，认真部署。这一次共计调动4个兵团12个军35个师117个团，动用的总兵力近34万人。

彭德怀将具体部署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审批。

毛泽东很快复电：

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灭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或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7月21~24日，第一野战军各部队相继向目的地出发，分路挺进。



并沿途解放收复了数十个县城。

但是，毛泽东的计划没有实现。

第一野战军没能像毛泽东预想的那样，在平凉歼灭二马主力。因为随着解放军的步步进逼，二马心怀鬼胎，企图保存实力，也是闻风而动，节节撤退。

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挟扶眉战役雄风，浩浩荡荡，乘胜前进。

此时，青宁二马也难以安宁，各打各的算盘。尤其是马步芳，年轻气盛，不可一世。不久前，他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也想借机对向来不服气他的叔叔马鸿逵炫耀一番自己的权力，这一次他要名正言顺地指挥一下这个傲慢顽固的老家伙。

马步芳指挥部。

马步芳对参谋长刘仁满脸杀气地说：“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给马鸿逵发份电报，命令他的人马开到平凉一带，准备与解放军正面决战！特别说明，唇亡齿寒，平凉不保，银川难存！”

参谋长看了看马步芳说：“恐怕那老家伙不会听咱们的。”

马步芳一下子又来了气：“他听不听，这份电报都得发！发了，我们就得了先手；不发，就是我们丧失主动。他听了，以后话还好说；他不听，就失了理。”

马鸿逵指挥部。

他正和下属商讨对策。马鸿逵冷笑着说：“马步芳啊马步芳，你孬娃才当上臭长官几天，就对我发号施令了。老子不是傻瓜，你马步芳无非是想把我推在前面，与解放军作战，如果有利，你就见风使舵，做个联合作战的样子，继而向老头子邀功。如果不利，就叫我们垫背，你趁机向兰州撤退，保存自己，你的算盘打得不错啊。”

马鸿逵的小儿子马敦静说：“什么狗屁长官，拿个鸡毛当令箭！”

马鸿逵想了一会儿，干脆下令：“通告各部，尽快向六盘山方向撤退！”

作战处长问：“我们这样做，马步芳会不会找后账？”

马鸿逵不屑地说：“他才吃了几碗牛杂碎，就想使唤人了，撤！”

次日，马鸿逵所属各部向六盘山撤去。

宁马一撤，青马就只好首当其冲了。

马步芳指挥部。

有人报告：“报告长官，马鸿逵各部已向六盘山方向退去。”

马步芳气得在房子里转圈子：“这个老东西，老滑头！”

参谋长刘仁上前说：“马长官，马鸿逵这一撤，我们就得顶头阵了，就我们的人力，单独抵抗解放军，怕是力不从心啊。”

马步芳气哼哼地说：“我们肯定是独力难撑啊，我们也向兰州方向撤退。将来老头子追究起来，我们也有话说。”

参谋长随口说：“好在我们可以坚守兰州，以兰州作为我们西宁的屏障，万事可定。”

“马上撤！”马步芳大叫一声。

平凉决战计划完全落空。

第一野战军指挥部。彭德怀对在座的各位指挥员说：“我们现在只能改变计划，变‘全歼二马’为‘各个击破’！”

具体部署是这样的：

野战军主力直奔兰州，包围马步芳，尔后予以全歼。

杨得志、李志民率领十九兵团攻占六盘山，然后以六盘山为依托，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割断马鸿逵部与马步芳部的联系，最后予以各个歼灭。

解放兰州

兰州是甘肃省省会，也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四周环山，道路狭窄，属易守难攻之地。骄横狂妄的马步芳为了做最后的垂死挣



扎，在这一带构筑了非常坚固的工事，屯有大量的军火物资。要想攻克兰州，绝非易事。

马步芳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既害怕被解放军消灭，又心存幻想，企图凭借兰州天险，保住自己的地盘。加之十多年前，曾在河西走廊打败过红军，如今还想再拼上一把。

马步芳本来已有六房姨太太，仍然不择手段霸占奸污良家妇女和部属妻女，只要他看上的，都难逃其魔掌。被他残害的妇女有四五百人。后来他竟丧心病狂地将堂弟马步隆的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儿马月兰、马月莲强行娶为自己第七、第八房姨太太。

为了争权夺利，他将堂弟马步英及其人马赶出青海，其父马麒听他报告后，长叹一声：“儿啊，马步英乃我马氏家族后代，不管怎样，也是一笔写不了两个‘马’字呀。你不知我心中的苦衷呀，你们这样骨肉相残，同室操戈，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为外人利用……”马麒老泪纵横，一气之下竟不省人事。医生马上抢救，但已回天乏术，第二天天不亮，马麒就一命呜呼了。

马麒死后，国民党政府宣布其弟马麟继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马麟出国赴麦加朝觐，由侄儿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说话没人听了。他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主席当不成了，就自动上书请辞，一走了之。

就是这样一个流氓、恶棍、无赖式的反动透顶的军阀，岂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

对此，毛泽东早已致电彭德怀，对于青马坚决予以消灭；对于宁马则争取一部和平起义。

按照原定方案，第一野战军各部挥戈北上，8月20日兵临兰州城下，次日即发起攻击，激战一整天，竟未夺得一块阵地，且伤亡较大。究其原因，一是部队连胜之后主观上有些骄傲轻敌。二是应战有些仓促，对多年来长期养精蓄锐的马步芳部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是国民党做了精心准备，兰州城防非常坚固，我军准备不够。

解放军的失手，使马步芳更加狂妄嚣张。

彭德怀下令各部队总结教训，休整3天，于25日再次发起总攻。双方攻防非常激烈，伤亡都很严重。经过一天的惨烈战斗，马步芳始终没见胡宗南和马鸿逵部增援，军心开始动摇。当敌人发现主阵地被解放军部队攻占后，各部开始快速溃退。至26日中午12时，城内战斗结束，兰州宣告解放。是役共歼灭青马4万余人。

马步芳部侥幸溃散的人马逃向青海，已无建制，溃散为匪，毫无战斗之力，残部相继投降。

此时，企图增援兰州的胡宗南部被第十八兵团完全阻挡在水、宝鸡以南。宁夏马鸿逵部则被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四军死死阻挡在六盘山以东，自顾不暇。

9月5日，第一军攻克西宁，青海宣告解放。

至此，马步芳家族惨淡经营几十年的马家军彻底完蛋。

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就是青马残部、新疆和宁夏马鸿逵的问题了。

按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的部署，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将挥戈东指，直取宁夏。

第二章 挺进六盘山

西北狼

平凉决战落空后，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在彭德怀指挥下，立即跟踪追击，对青宁二马实施分割，各个击破：以大部人马挥戈北上，直指马步芳的核心兰州，必将马步芳包围歼灭于兰州城下；以第十九兵团夺占六盘山区，彻底切断青马与宁马的联系；而后，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向兰州挺进，直接参加兰州战役；届时六十四军则坚守六盘山一带，坚决阻挡宁夏马鸿逵部增援兰州。

作为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也有自己的妙计：他们从平凉地区退守兰州，以守为攻，将第一野战军的主力吸引到兰州城下，然后胡宗南部由南向北，马鸿逵部由东向西，三方合围，将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消灭于兰州城下。

此时双方各有计策，就看谁技高一筹。

第十八兵团的任务是阻挡胡宗南。

第十九兵力的任务是阻挡马鸿逵。

而第十九兵团则由第六十四军担任主攻，直插

六盘山腹地任山河一带。

第十九兵团指挥部。杨得志司令员站在作战地图前明确各军任务。

38岁的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站在那里，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看上去十分英俊干练。

杨得志1911年1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株洲）三望村的一个铁匠家庭，幼年跟随父亲学习打铁，11岁离家为人放牛，14岁后随兄杨海堂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挑煤，半年后，返回家乡给一户地主家做长工。1926年夏到衡阳当筑路工。1928年1月，杨得志与兄长杨海堂等25名筑路工从衡阳板子桥到韩家村，参加了前往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肠子被敌人子弹打得流了出来，他塞进去后继续战斗。后来，他的哥哥在作战中英勇牺牲。

杨得志这次去宁夏将是第三次，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经过宁夏，那时他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也就是长征先遣团团长；第二次是1936年5月红军西征，那时他已经是红二师师长了，在西方野战军总指挥彭德怀领导下率部参加西征，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隔13年多，又要踏上宁夏这片土地，他自然是感慨万千。

杨得志对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认真地说：“彭总决定，我们兵团第一步先把马鸿逵赶过六盘山，你们军首先从中路突破，首当其冲。六十三军、六十五军从两翼配合行动。占领六盘山后，他们将迂回直奔兰州，由你们继续坚守，坚决堵塞马鸿逵增援兰州。兰州战役结束后你们就继续北上，直取银川。所以，从一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非常艰巨的，而且是始终和马鸿逵打交道。”

他在地图上指明方位后继续说：“记住，彭总一再交代，宁马目前状况是困兽犹斗，千万不可大意，决不能小看马家军的。”

“我们一定牢牢地抓住宁马的缰绳收拾它！”曾思玉满怀信心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杨得志点点头，笑了。

曾军长最后一句话，勾起了他的心思：这句话是那么耳熟。

1934年春，杨得志担任了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1935年5月，杨得志率领这支具有光荣战史的英雄部队，参加了大长征，继续担任先遣任务。这次他们承担的任务是率先强渡大渡河。

那天，军团首长刘伯承、聂荣臻一齐来到了红一团驻地。向杨得志和政委黎林明确了强渡大渡河的任务。刘伯承说：“你们可知道石达开？此人为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多年前，石达开率数万人马在清军追击下，就是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的。现在蒋介石叫嚣，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前后夹击，我们插翅难飞，必成为‘石达开第二’。”

杨得志立刻明白：如果自己不能圆满完成任务，红军就要在此地全军覆灭了。那样一来，自己就将成为千古罪人。这次行动，也必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一次绝唱而载入史册！

这是上级首长对自己何等的信任啊！同时，他也感到了这次任务万分艰巨。

杨得志胸中热血沸腾，向首长表态：“蒋介石想让我们成为第二个石达开，那绝对不可能！”

刘伯承和聂荣臻信任地点了点头。

杨得志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句：“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青马、宁马从扶眉战役中退守平凉一线后，二马出于各自的利益，就开始窝里斗了。

他们只能这样斗，不斗就不正常了。不斗，就不是马步芳和马鸿逵了。

应该说，马步芳是一条游走在青海的“西北狼”，而马鸿逵则是游走在宁夏的“西北狼”，二者的区别仅仅是一个断了一条前腿，一个断了一条后腿。而往往断了腿的狼比正常的狼更凶恶。

兰州马步芳公馆。

房间里，马步芳站在地图前，若有所思。参谋长刘仁也站在旁边。

平凉会战前夕，马步芳就绞尽脑汁，就怎么能抓住马鸿逵这个老狐狸动了一番心思。

马步芳回过头对刘仁说：“这一战能否取胜，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马鸿逵这个老滑头了。”

刘仁顺着他的话说：“否则，我们就是孤军作战，非常危险。”

马步芳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马鸿逵的病害在哪里，蒋介石让我当了西北军政长官，让马鸿逵当了副长官，他心里一直不满、不服气啊。”

刘仁趁机说：“过去的事情不好说了，这次会战，你正好以西北军政长官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在他们面前行使一下我们的权力，叫他不服不行。”

马步芳想了想说：“那就这样，为了我们能够正当地发布号令，你们尽快准备一下，在甘肃静宁召开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制订下达一个‘关山会战指导计划’，也就是平凉决战计划，明确我们和宁夏兵团的作战任务，然后上报国防部。这样一来，他就溜不掉了。”

刘仁说：“长官高见。这个会议一开，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马步芳部作战室，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刘仁先按马步芳的旨意，讲了一番平凉决战整体指导计划，即由宁马死守平凉，他们则撤退兰州，在兰州修筑坚固的工事，把彭德怀的主力吸引到兰州四周，而后宁马则掉头直扑兰州，胡宗南的10多万人马也及时增援，三方合力，把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基本消灭于兰州城下，则大功告成。这样不仅能保住自己在大西北的地盘，也能为党国立下功劳，等待蒋总统卷土重来。

刘仁振振有词下达了作战计划后，又特意针对二马向来尿不到一个壶里的问题，说道：“平凉决战，事关整个西北的安危存亡，合



则胜，分则败，望诸位务必精诚团结，联合行动，保住平凉，保住兰州，保住宁夏，保住青海，保住大西北。”

不料刘仁的话刚刚讲完，参加会议的宁夏兵团司令、马鸿逵的二儿子马敦静就忽地站起来，一把抓起帽子，气呼呼地说：“什么？让我们打头阵，你们躲得远远的？为什么你们不守平凉，让我们去守兰州呢？对不起啦，哼！”说完，他就转身出了门。

马敦静一走，宁夏兵团主力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以及十一军军长马光宗等也愤然离开了会场。

马鸿逵的大儿子马敦厚是个火爆性子，办事沉不住气，靠不住，所以马鸿逵把宁夏兵团的指挥权给了老二马敦静。马鸿逵早年带兵在河南配合蒋介石参与攻击吴佩孚取胜，出于双方以后互相利用，便结拜为兄弟。之后，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又与蒋夫人宋美龄结拜为干姐妹。

马鸿逵绝非等闲之辈。

后来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马鸿逵更是挖空心思地巴结蒋介石。一次，马鸿逵准备了重礼要去南京送给蒋介石，临行前交代军政要事，马敦厚大声嚷道：“干啥？又要送给那个老家伙？还不如咱们用这些钱再弄个骑兵团呢！”

马鸿逵瞪了大儿子一眼：“你孬娃懂个屁，再给你指点，还是不开窍！”

以后，马鸿逵只让他干了个宁夏兵团的副司令，让老二马敦静当了司令。

参加会议的宁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不是马家家族的人，能当上宁夏兵团的中将军长，自然不同凡响。他在前线虽然是一二八军掌勺的，但心里自然明白，勺把子还是攥在马鸿逵手里，举凡军队行动的重大动作，还得事事请示。他把会议内容向马鸿逵在电话上作了汇报，马鸿逵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暴跳如雷：

“奶奶的，小孬娃竟敢骑到阿扎的脖子上拉屎呀！老子的队伍不

能给他尕娃去卖命，你们都给我往回撤，快快地撤！”

马鸿逵与马步芳原本是一个家族，按辈分马步芳是侄子，应该管马鸿逵叫叔叔，河州话叫“老爸”。眼下马步芳家族比马鸿逵家族实力要强一些。一个多月前，二马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跑南京，找门子，送厚礼，争夺西北军政长官的位子。最后，还是马步芳捷足先登，拿到了委任状。

二马曾订好协议，如果谁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那么甘肃省府主席就由对方担任。谁知这个尕侄子不是省油的灯，他嘴里叼了一块肥肉还不甘心，又想给儿子马继援谋取甘肃省府主席的美差。这下可把原本就满肚子气的马鸿逵给气晕了，在屋里大喊大叫：“你尕娃等着瞧，老子就不信铜盆子煮不烂你个嫩牛头！”

之后，马鸿逵带上金条，坐上飞机，走南京，飞重庆，死缠硬磨，连哭带闹，老蒋无奈，暗骂：“娘希屁，一个槽上拴不下两叫驴！”随后，他不得不玩弄手腕，搞了个平衡，宣布马鸿逵为甘肃省府主席。这一回，算是马鸿逵胜了。

但他虽然胜了，却结结实实窝了一肚子气。

从此，二马之间的矛盾越积越大，仇恨越结越深。

第二天，宁马就从平凉卷旗拔灶，往宁夏方向退去。按马鸿逵的交代，卢忠良的一二八军撤到了六盘山三关、瓦亭一带；马鸿宾的



► 马步芳与马步青



八十军、马光宗的十一军则退守任山河、固原一线，把守银川的大门口。如果守得住，不仅可以将解放军关在门外，将来还可以视情进兵兰州。

进军六盘山

第十九兵团的3个军，浩浩荡荡，向六盘山开进。

几乎是所有通往宁夏固原方向的大道上，都有解放军的人马。

红旗飘扬，人喊马叫。

看了这样的场面，你才知道什么叫滚滚洪流。

看了这样的阵势，你才知道什么叫大兵压境。

参与了这样的行动，你才会感到什么叫足慰平生！

彭德怀的部署是：先以第十九兵团为“一把刀”，切入六盘山，彻底割断青马与宁马的联系，使其互相增援的可能性一点都不存在。



► 六盘山雄姿

在此基础上，再以六十四军为“一把刀”，将宁马主力一二八军与十一军、八十一军坚决切断，使其不能左右相顾。然后，由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一二八军于瓦亭一带；六十四军则攻击位于固原任山河地区的宁马十一军和八十一军。先断其股肱，再歼其残部，然后直取银川，解放宁夏。

六十四军沿着六盘山之间的通道，向任山河与瓦亭之间猛突。

曾思玉军长随部队向六盘山开进，心情格外激动。

他想到了当地向导介绍的话：上了六盘山，离天三尺三。此时远眺六盘山，天空晴朗，云雾缭绕，山势陡峭，异常险峻。曾军长是个儒将，行军作战之余，总是看书做笔记。看着六盘山的美景，他立即想起了毛主席那清雅优美、流传千古的辞章《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回忆着毛主席的诗词，憧憬着解放宁夏的前景，曾军长顿时精神焕发，豪情满怀，信心更足了。

大路上，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作为全军的“刀尖”，全团人马丢掉包袱，轻装前进。人人你争我赶，个个满头大汗。

队伍蜿蜒曲折，在山路上疾进。

军长曾思玉从一辆吉普车上下来，站在路旁，看着行进的部队。

一会儿，五七二团团团长张怀瑞赶了上来，行了礼，擦了一把汗，